

## 蛋饼摊上的幸福

◎郁煜淑婷

好像近些年炸串店才陆续红火起来,分掉一些烧烤店独霸的势头。我知道像如今这样在锅里油炸的串串,成为在江湖上广为流传的名字“炸串”还没几年,以前一般直呼串串食材的本名,而卖这类食物的小摊在启东一般被称为蛋饼摊。

蛋饼摊一般具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:一个是经年老旧的油锅,上面架着遮住半口锅的铁丝网,用来沥油,有些摊主会在上面码着已炸定型的萝卜丝饼,只等客人点单再下锅炸得金黄酥脆;另一部分就是不太大的一块铁板,专门用来做蛋饼。旁边是食材区,最重要的灵魂蘸料是甜面酱和辣酱。而菜品,每个摊都大同小异。一般常见的就是腌渍得发红的鸡肉串。火腿肠,基本是小孩子最爱点的,因油炸淀粉肠的滋味比起原来不知升华了多少倍。黄金糕油炸之后香甜,外壳脆、内里糯,是我心头最爱。老式的启东臭豆腐,实际上一点都不臭,炸完后嫩滑且吸汁,配上滋味好的甜面酱和辣酱,简直一绝。而现在,被绍兴、长沙的臭豆腐们取代,难觅记忆里深刻的启东臭豆腐。

随着臭豆腐一起不见的,是在街头摆摊的人了。那时还很常见,街头巷尾的,总能见到一两个蛋饼摊。我认为蛋饼是最幸福的早餐,而炸串是最体面的下午茶。一天两次光顾蛋饼摊,是我童年时代的最高奢望。

一般来说,启东人的蛋饼里是加面饼的,鸡蛋打散后放入切好的葱花,在铁板上煎成半凝固的状态后覆上一张面饼,刷甜酱和辣酱,放上炸好的鸡肉串等炸物,卷起来放在反套好塑料袋的盘子上,只要将塑料袋的提手部分从盘子下翻折上来,蛋饼就完整地装在袋子里。

而我更喜欢不放面饼的做法,替换成炸好的大块糍饭糕,其余步骤是一样的,只在鸡蛋半熟时放上炸好的糍饭糕,然后用铲子撑开,将其铺满鸡蛋,给鸡蛋以坚实支撑,能包裹住里面的东西,这样的蛋饼吃起来更丰富。外面的鸡蛋香醇,糍饭糕因被撑开了,脆和糯交织在一起,偶尔能吃到一点榨菜嘎嘣脆,也给吃多了糍饭糕可能会感觉腻的人解解腻。而我心里殿堂级的炸串是裹上面包糠的鸡肉串,一定要现场裹的才好吃,和摆出来的半成品完全不是一个等级,这样的吃法很麻烦,只有老客,老板才会妥协地愿意在现场做。这也是我们祖孙三代照顾这老板多年的生意才获得的隐藏款吃法。不似普通的鸡肉串是柔软的,裹了面包糠的鸡肉串多了一份酥脆,再加上肉串的纤维感里富含汁水,更加齿颊留香。记得小时候是三块钱一串,比普通的要贵一块。

现在炸串店里吃到的味道,大多能和童年回忆里的炸串有五六分相似,让我想念时还有地方寄托。或许小时候在蛋饼摊上吃到的,也并非什么惊艳味道,只不过和童年的记忆夹杂在一起,才会分外美好。那些曾去过的蛋饼摊,在回忆里重叠着幸福场景。那满街飘散的香气,经久不息。

快乐的伙伴

◎陈顺源

灯下  
漫笔

## 至今思项羽

◎钱泽麟

笔者拙作《十面埋伏沉沦》见报后,得到了多名友人的点评和建议,总的认为:对主角项羽写得不够全面深入,虞姬笔墨不多。说得也是,再续前文。

我曾被他身骑乌骓马在战场上冲杀旋起的历史风云、霸王别姬展示的凄美画卷所震惊感奋!三十一岁的他战死沙场,让我们有所感悟:人应该关注的是生命的宽度,而不是生命的长度。我依稀感觉到,生命的宽度有时是需要牺牲长度来实现的。两千多年来,我们还记得那位姓项、名籍、字羽的英雄,就是他那一瞬间的选择,铸就了一种生命的真正意义上的永恒!

公元前232年,项羽出生于下相梧桐巷(今属江苏宿迁市)。笔者去过宿迁市宿城区梧桐巷的项王故里。那里主要纪念设施有英风阁、项王故居纪念馆、虞姬纪念馆、乌骓马亭及霸王鼎等。英风阁前草坪上植有槐(怀)树和橡(项)树,取其谐音,有怀念项羽之意。东面碑廊上满刻着戚庆隆手书近万字的《项羽本纪》,西面碑廊上是古今凭吊项羽的诗文。

英风阁内花岗石雕项羽塑像按剑而坐,金刚怒目,英气逼人,我们似见西楚霸王当年雄风。书刻在英风阁大门上的一副楹联:威震江东,历一代兴亡,自有光辉标史册;歌传垓下,定千秋功罪,莫将成败论英雄。室内有林散之题字“英雄盖世”。陈大羽书法“本纪一篇垂史册 莫以成败论英雄”。

在虞姬纪念馆听解说有声有色:项羽少年时曾路过沐阳县颜集乡虞家沟,在池塘边遇见一群姑娘采菱角,其中一女孩不慎跌入水中,被他救上岸来。不久,虞姬随哥哥赶庙会,见到一个似曾相识、力大无比的少年举起了庙前的千斤铜鼎,在众人的喝彩声中,虞姬悄悄地涌起爱慕之情。事后一打听,才知那位举鼎人名叫项羽,家住在约百里外的下相县梧桐巷。虞姬兄也是习武者,他登门拜访过项羽后,又邀其到家中做客。这时虞姬才知道项羽原来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相见倾心,日后他们便成了恩爱夫妻。

公元前209年,项羽与叔叔项梁一起投入了秦末大起义中。他二

十六岁创造了破釜沉舟的战争神话,以四万兵力击败了三十万强大的秦军,为秦帝国的灭亡敲响了最后的丧钟。第二年,项羽成为分封十八路诸侯的西楚霸王。鸿门宴,一次刀光剑影的饭局,项羽却未杀刘邦,留下了隐患。鸿沟议和是楚汉相争的转折点。

记不得是哪位文人说过:“集莎士比亚所有悲剧的总和,也比不上中国的一部《霸王别姬》。”项羽以其特殊的战斗履历与人格魅力,而受到历史的尊重,人们把他和胜利的英雄一视同仁,因而他受到大史家司马迁破格提拔,被用本纪的帝王档次写进了《史记》。而虞姬同样流芳百世,余音绕梁。人们不会忘记,在十面埋伏、四面楚歌声中,项羽不禁慷慨悲歌,虞姬洒泪相和:“汉军已略地,四面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,贱妾何聊生。”一生随项羽转战南北的虞姬,为解项羽后顾之忧,使之下定突围的决心,伏剑而死。后人对虞姬的坚贞品格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遗恨江东应未消,芳魂零乱任风飘。八千子弟同归汉,不负君恩是楚腰。”

笔者多次去过安徽和县乌江霸王祠。说是乌江其实是长江的一段,因江畔泥土发黑,故称乌江。霸王祠就在乌江边上的凤凰山上。后人于此建亭祭祀,人称项亭。当时就有“衣冠冢”。唐初建祠,上元三年书法家李冰阳篆额:“西楚霸王灵祠”。历代屡经修葺与扩建,有正殿、青龙宫、行宫、水灵宫等共九十九间半。殿内有项羽、虞姬、范增等人塑像,并有石狮、旱船、钟鼎匾碑等文物。唐宋诗人孟郊、杜牧、苏舜钦、陆游、王安石、李清照等均有题诗。后屡遭兵燹,大部分建筑物被毁。清同治七年重塑霸王像,高悬“拔山盖世”匾额,并有楹联:“山襟水带 虎啸龙吟”。“文革”中,墓地、塑像被毁,仅存几间残破厢房。20世纪80年代重建享殿,塑立仿青铜霸王像,高达近三米。上悬书法家田原手迹“叱咤风云”横匾,大门木柱上有著名书法家林散之书写的对联:犹听叱咤之声外黄未坑能存孺念壮哉心鄙秦皇帝 忍见风云变色虞姬自刎专为报恩败已头抛吕马童。与此联并列的还有赵

朴初书写的对联:“彼可取而代之,白眼视秦皇,一时气盖人间世;汉皆已得楚乎,乌骓嗟不逝,千古风悲垓下歌。”门匾“霸王祠”三字为张爱萍将军所题。殿内刻有杜牧的《乌江亭》和王安石的《题乌江项王庙》等诗篇。

话说当年项羽败走乌江,《史记》记载:“项王乃欲东渡乌江。”而不是想自杀于此。而且乌江亭长讲:“愿大王急渡,今独臣有船,汉军至,无从渡。”不仅有路可走,还有船渡。这时项羽想到:“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,今无一人还,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,我何面目见之?”无颜见江东父老,使之转身迎战。此时他也不会自杀,而是想血战到底!未料,看到老部下汉将司马吕马童。如果吕马童当时大喝一声:项羽你哪里逃!赶快缴枪不杀!并纵马挥刀杀将过来,这时死的就是吕司马了。偏偏吕马童按兵不动,并告旁边将领王翳曰:“此项王也。”这一声尊称“项王”,让项羽思绪万千,我怎么成了孤家寡人了呢?不知是否能想到不是天之亡我,而是自己过于独裁,独断专行,不能容人,致使自己原部下的张良、韩信、吕马童等将领都跑到敌人那边去了。于是项羽自刎身亡,抛首吕马童。

战争也许不决定胜负成败,谁对谁错,但胜败之因还是必须总结的。在洛阳南宫的一次宴会上,刘邦与王陵有一段关于用人之道的精彩对话:“夫运筹策帷幄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;镇国家,抚百姓,给饷餮,不绝粮道,吾不如萧何;连百万之军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!此三人者,皆人杰也。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,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”韩信在项羽处做过郎中,他后来投奔刘邦时陈述项羽不能霸天下的道理:“项王暗恶叱咤,千人皆废,然不能任属贤将,此特匹夫之勇耳。”

李清照诗曰: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”这个“不肯”,真是笔来神韵,强过鬼斧神工,高过天地造化!无论项羽是什么原因致死,都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和审美价值。